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燾

謄録監生臣毛敬事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武功類三

兵制　三十二則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

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

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
之大敗之

漢杜詩乞立虎符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
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
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
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
興賊寇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
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

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今柔然未賓江漢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王巘二陣圖論　炙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為

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塹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

手足況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
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
文不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
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
形之于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荃圖載八
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
不顯天衡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剏畫天地
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爝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

傑覬之稍裨焉

唐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

衛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名募壯士充

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隷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加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抱真爲澤潞節

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德宗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

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士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

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狥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戍卒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德宗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

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縁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德宗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
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
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
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
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德宗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
矣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
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
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

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悦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屯田者什五六

德宗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横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德宗不聽至是名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

憲宗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

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

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徇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

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

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

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諠譟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

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名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謂胤扆曰將士

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名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

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

直郭從讜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潞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

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夫五千實無益於用民間大擾

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名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

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欵晉陽求効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

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

詰關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獘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

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隷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陜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禄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

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農務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

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

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陜西之患

宋祁請復唐馱幕之制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

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閒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齎强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蕖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食悉自負荷軍馬

則盂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尹洙兵制策　今之外敵地兼燕涼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

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外敵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裔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外敵之兵疆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屬事言之若聞其將冠

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鋭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

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

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天下者未之有也

軍法 下九則

齊晏嬰薦穰苴于景公景公大悅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

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度水而解

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

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

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狥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

叅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

漢袁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還孫策表拜懐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吳呂蒙入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歴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蜀漢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以為參軍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乃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

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晉茍晞屢破强冦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茍道將也

北魏主至肆州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狥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

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唐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

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卒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

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横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

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獘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

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閒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盧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横訴不可不抑也

高仁厚至德陽揚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

逸逐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襲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速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

後奏聞令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

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

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
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
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外結强虜
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
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
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收誅之而給轜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金呼沙呼定進馬還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詰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

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

伐國 二十六則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毋

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

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

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

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管子霸言篇　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

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强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强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强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

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强擅破一國强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强在鄰國者亡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儶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儶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

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巳女焉妲巳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名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

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

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

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隷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享為人而已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

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赤狄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馬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徳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説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

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

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漢吳漢破公孫述夷其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

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蜀漢後主告諭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内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

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
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
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輿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
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
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
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
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
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

任能以叅其聽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

儆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

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絶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晉羊祜請伐吳書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

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

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

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

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杜預請伐吳之期　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

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縁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曚昧之見自取後累惟

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

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吴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袁喬勸桓温伐蜀書　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

經歴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

之

北齊主徵盧叔虎為中庶子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

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秉其獘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南燕高雅之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䟽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

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燕主曰朕以舊邦覆没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楊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為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跱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

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䟽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内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幷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儲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

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

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躭昏麯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讜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讜等不遣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顧行周主曰機
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于是自將伐齊先
是齊晉州行臺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偫有備百姓安業
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伐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
州遣内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
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
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
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

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京兆王韶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彦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衆皆震懼士彦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于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

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王意未決諸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獨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塡塹南引周

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陛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將軍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至尊宜回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積安徳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

遣内參詣晉陽取禕翟等遇于中塗命淑妃著之而後去

隋文帝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會高宗殂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長城公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文帝用高熲之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

策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長城公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閲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朝廷

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長城公大怒即日斬之

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

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頍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獎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

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啟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于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

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絶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縁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

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歘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

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烟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

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

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扣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

拜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唐高宗時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李德裕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為一國之所奉授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

慕容姊弟秦宫有鳳兮之謡敗於五將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隕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反疲于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于為政劉石遂稱亂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説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柳宗元辨侵伐論　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

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饜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

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皷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皷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

一變而至于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宋太祖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内使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

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鋭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

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廵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

徽宗時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汚而内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

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

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啟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

慢我者多矣且蕉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
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
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
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
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
幽燕
蒙古呼必賚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
上經言于呼必賚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

漠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鄘盡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令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罷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

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於中以節
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
者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
及乎呼必賚不能用悉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關張柔由虎
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呼必賚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
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擊柎由陽邏堡以
渡會于鄂州呼必賚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
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默格自合州遣人

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黄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摶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出師八則

漢來歙上光武書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朱浮請親征彭寵疏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强

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强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他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與大業海内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

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竇融上書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

陛下哀憐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賔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

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蹋鞀本實交友初嚣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嚣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嚣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公孫瓚請討袁紹疏　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

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國家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黙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

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揚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

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横責其錢錢不
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
為婢使地實微賤據職髙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
虚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
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
將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
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
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

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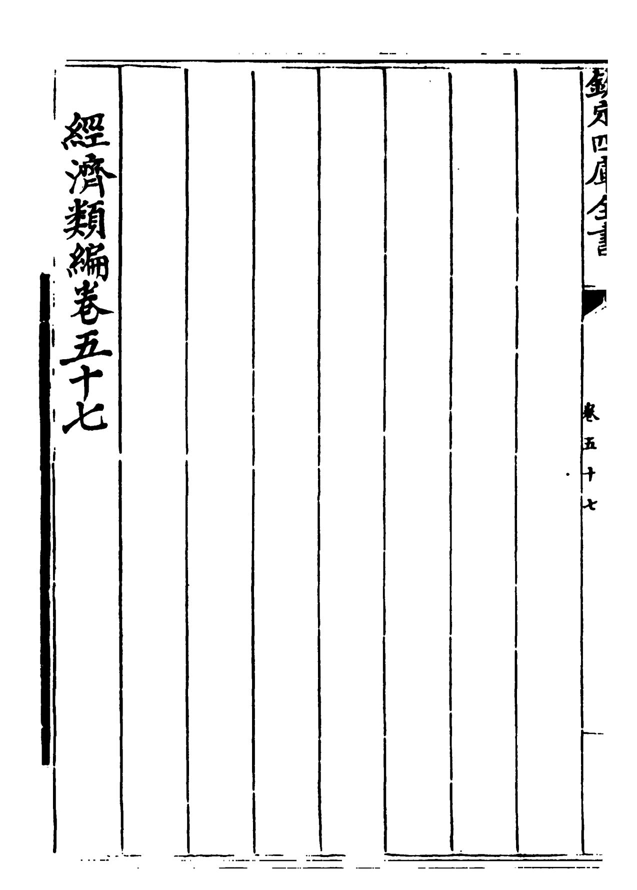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
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
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

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